



思想改造文選

第一集

光明日報社編印

1975

1975



中国革命斗争史
 1949—1975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明日報叢刊

思想改造文選

(第一集)

光明日報社編印

思想改造文選 (第一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編輯兼
發行者 光明日報社

印刷者 光明日報印刷工廠

社址：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二號

初版一印至五印 1—34000

再版一印至九印 1—78000

三版一印 1—12000

三版二印(52.9) 1—12000

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會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澈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

（摘自毛主席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閉會詞）

前言

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領導地位，從思想戰線上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是當前我們文化教育工作中的基本任務。

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明確地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全國教育工作者、文藝工作者、科學工作者，一致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先後展開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各民主黨派和工商業者，也正在積極地、廣泛地組織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學習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學習毛澤東思想，這是全國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國空前未有的值得慶賀的新氣象。

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們，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直接領導和幫助下，首先進行了以改造自己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爲目的的學習運動。他們的學習已經有了許多收穫，並爲思想改造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應該特別指出，他們已經初步地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批判自己，幫助別人，聯系實際，結合工作。我們從這裏所收集的幾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京津高等學校的部份教師們在第一階段學習中所獲得的顯著進步——思想認識上的提高。

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們的收穫，足以加強和鼓舞全國教育工作者及廣大知識分子對於學習的信心和熱情。同時，他們的體會和經驗對於全國教育工作者和廣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也有很大的幫助。「思想改造文選」的出版就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

祝思想改造運動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祝我國人民在思想戰線上獲得更大的勝利。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按：這集文選的編排，除錢俊瑞、馬寅初二文外，其餘都按照在報紙上發表的先後爲次序。

目次

| | |
|---------------------------|----------|
| 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 | 錢俊瑞 (一) |
| 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 | 馬寅初 (八) |
| 政治學習必須解決實際問題····· | 金克木 (二二) |
| 我要澈底改造我的思想····· | 蔣蔭恩 (一九) |
| 我們祇應當有一個傳統——為人民服務的傳統····· | 華羅庚 (二五) |
| 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後的自我分析····· | 何定傑 (三二) |
| 我們要批判過去「協和」的一切····· | 鄧家棟 (三八) |
| 從我的思想談到北京大學的工作····· | 馬大猷 (四二) |
| 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 | 錢端升 (四八) |
| 從頭學起從新做起····· | 戴芳瀾 (五四) |
| 澈底剷除崇拜美帝國主義的思想····· | 周金黃 (五九) |
| 我在學習中的初步認識····· | 張重一 (六三) |

我所看到的清華大學的一些問題……………張維(六六)
消除各種錯誤思想，提高自己，改造學校……………楊石先(六九)

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

錢俊瑞

培養建設人才是國家建設的根本之圖。新中國的高等教育担负着爲國家培養大批能够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的巨大任務。在今後五六年內全國高等學校必須爲祖國培養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醫藥等方面的高級建設幹部十五萬至二十萬人。否則，我們的高等教育，就不能說是很好地爲祖國建設服務。

兩年來的經驗證明，原有的高等學校如果不在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方面實行澈底的改革，要完成上述的任務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實行了這種改革，使我們的學校切實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那麼我們就能很好地完成這樣的任務。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工業學院（即前華北大學工學院）便是較好的例子。

兩年來的經驗同時證明了，如果高等學校的教師們還是服膺着英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還是固執着自己的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和宗派觀點，而得不到確實的改造，那麼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諸如院系的調整、課程的改革、教學法的改進等等，都是難於進行和貫徹的，一切關於改革高等教育的決定和規章就難免不成爲具文。兩年來極大多數高等學校改進得如此之慢和如此之少，還不够證明

這一點麼？

毛主席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澈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兩年來舊教育的改革工作充分地證實了毛主席這一指示的正確性。教師們的思想改造乃是改革教育的關鍵，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黨和人民政府才這樣地重視最近在北京、天津各高等學校教師中開展的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認真地和正確地進行這個政治學習，使其真正收到改造和提高教師的思想，改革教育的效果，並且要向全國推廣這次運動的經驗，達到改造和提高全國高等學校教師的思想，改革全國高等教育的目的。

這次學習運動的目的是改造教師思想，改革高等教育。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用什麼作為武器來改造教師們的思想呢？應該用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也就是說，應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

能不能設想，我們用工人階級思想以外的別種任何思想，比方說，用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為武器來改造我們自己的思想呢？

不能。這首先是因為中國的人民革命決不是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之下，而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之下取得勝利的；兩年來新中國初步建設的輝煌成就決不是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之下，而也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之下才能取得的；新中國要勝利地走完新民主主義的路程，進而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更加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之下才能成功。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一切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想，都不是一概遇到了澈底破產的命運麼？

這同時是因爲，今天在我們教師中間所存在着的錯誤思想恰正是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思想，另外還有封建思想和買辦思想的殘餘。在肅清這種殘餘的反動思想的鬥爭中，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經常是顯得那樣軟弱和動搖；當然，更說不上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來改造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自己了。要克服錯誤，首先自己要正確；要克服動搖，首先自己要堅決。這個道理是自明的。

由此可知，我們每個教師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有的放矢地針對着自己的思想實際，展開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來確實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

那麼，在我們高等學校的教師中，主要是那些不正確的和作風在阻礙着我們前進，而必須堅決地加以克服和糾正呢？

首先，兩年來，特別從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以來，學校教師們的政治思想水平已普遍地提高，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已極大地削弱。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我們不少的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着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特別是崇拜美國資產階級的思想。他們至今還固執地崇拜着英美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所謂「美國的生活方式」，羨慕着美國的「富裕」（他們看不見美國勞動人民的窮困）、「政治上自由」（他們不願意相信杜魯門正在實行剝奪人民一切正當權利的法西斯主義）和「文明」（他們嚮往着英美資產階級的墮落，忽視英美廣大勞動人民的陷於無文化的悲慘

地位)。他們佩服英美的科學和技術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一顧的輕視的眼光，更不消說對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發明力有什麼體會和信心了。這種思想在本質上是半殖民地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買辦思想，它是我們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思想，即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的最危險的敵人。這種思想是帝國主義者，首先是美帝國主義者用以束縛中國人民的精神上的枷鎖。這種思想是在一切方面長敵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沮喪和挫敗中國人民自己的物質和精神的力量的。對於這樣危險到極點的思想敵人，每個善良的有志氣的中國人都有責任來打敗和肅清它。

其次，我們的教師中還存在着相當濃厚的個人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思想和態度。對於這樣的教師，不是崇高和偉大的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利益在吸引、支持和鼓舞着他們不斷前進，而僅僅是他們的個人利益和個人前途在指引和支配着他們的工作和全部生命。他們對於祖國的榮辱和人民的災禍與幸福可以不關痛癢，對青年的前途可以漠不關心，他們所關心和往往使其苦惱的只是一己的「安富尊榮」。他們熱心地追逐着個人的興趣，善於從個人的角度來欣賞自己的學問和專長，但對於人民生活 and 國家建設的迫切需要，他們可以置之不理。他們沉緬於自己的過去，不想抬頭望望人民和祖國無限光榮的將來，因此他們富於保守性。他們把自己或自己一小羣的利益硬生生地與祖國和全體人民的利益隔開，他們還保留着宗派性。上述這些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和作風，乃是我們改革舊教育，發展人民教育的極其嚴重的障礙。我們學習的任務就要搬開這些障礙，好讓我們大踏步前進。

最後，在我們的教師中還嚴重地存在着理論與實際分離的教條主義。理論與實際分離原是舊教育的特點之一。舊教育的內容除一部分自然科學知識外。根本不是客觀世界的真實的反映，即是說，根本不是真理，因此談不上理論與實際的真正的一致。從舊教育的這個基本性質所產生的教育方法上的理論與實際分離的教條主義，在新中國的高等學校中還嚴重地存在着，並且大大地降低我們教學的效果。照本宣讀，填鴨式的教學，依然是我們高等學校中佔壓倒優勢的教學方法，其中最流行和爲害最大的是搬洋教條。一套十多年前甚至二三十年前在英美所學的老東西，全套的洋教本，甚至還用英語講課，要學生用英文做筆記，做習題，這真怎麼得了！試問這一套老教條洋教條究竟對我們祖國的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什麼好處？

我們這次學習運動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用革命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集體主義，用工人階級的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基本觀點，來堅決地肅清上述英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克服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和作風。

我們的改造思想的學習運動的最後目的是改革我們的教育工作。因此，我們的學習必須隨時緊密地聯系着改革教育的具體工作，聯系着每個人的業務。

兩年來，我們的高等教育曾進行了一定的改革，但它遠遠趕不上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們必須加緊地繼續實行這種改革。

究竟那些是當前改革高等教育中所最急需做的主要工作呢？

第一、就是制度的改革，其中包括院系的調整。我們的高等學校應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按照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佈的「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的規定，在政府的統一計劃下，分別地就大學、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加以調整和整頓。特別應該適應國防與經濟建設的急迫需要，大力發展短期的專業教育。我們一面要加強和整頓各個大學，同時我們應特別着重專門學院、專科學校，尤其是各種專修科、訓練班的加強和發展。全國工學院、農學院必須首先按照工農業發展的需要，實行調整，以求更加合理地使用人力和物力，為國家迅速有效地培養大批有用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人才。

第二、是教育內容的改革，即課程的改革和教材的改訂。兩年來課程的改革雖也做了些工作，但距離實際的需要還很遠。無論政、法、文、教、理、工、農、醫，許多為國家建設所真正需要的東西，我們的學校裡還沒有；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其中許多却非國家建設所需要，有的還不利於我們國家的建設。我們應該繼續按照國家當前和今後的需要與各業務部門密切聯繫，切切實實地改訂我們的課程，改編我們的教材，特別要為大量舉辦的短期專修科和訓練班，編出精簡合用的課程和教材來。這裡我們要的是老老實實的科學態度，而應該拋棄的是那種因循敷衍，或者陽奉陰違的反科學的態度。

第三、我們要堅決改進我們的教學法。我們要克服老一套的教條主義的方法，實行真正理論與實際聯繫的方法。反民族的、反科學的、反大眾的洋教條必須廢止，空洞陳腐的說教應該停止，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對學生有正確的系統的指導，有切實的幫助，並能使學生面向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實際的教學方法。教師中已有不少關於教學方法的改進和創造，這些我們應該加以表揚和提倡；而對於那些令人窒息的損害青年身心健康的壞教學法，則應給以批評，並積極地幫助其改進。

我們希望全國高等學校的教師們，依據各地各校的具體情況，參照京津各校教師學習的經驗，同

樣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改造思想的學習運動，以達到徹底改革全國高等教育的制度、內容和方法，爲我們的祖國有效的培養大批高級建設人才的目的。

（原載學習雜誌五卷一期）

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

北京大學校長 馬寅初

我今年六月一日就北京大學校長職。北京大學是我的娘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曾在北京大學教書）。到了娘家之後見了紅樓，心中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北京大學到底是北京大學，學生與大部分教員思想都很有進步，大家都願意使北京大學不斷進步，成爲新中國人民的大學。

但是，北京大學不是沒有缺點的，自由散漫就是我們的缺點。這和我們的教職員工居所分散也有關係，但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其中最明顯的是職員思想水準和主人翁的自覺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餘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從這裏取得了一些經驗，在同仁中也明確了學習的重要性。

北京大學五十三年歷史是與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分不開的。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中國最早的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在北京大學成立起來的。中國先進的共產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李大釗先生當時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領導了許多青年在這種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當時亦在北京大學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革命工作。北京大學和中國革命歷史的關係如此密切，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各大學的歷史上也是少有的。這